

十日刊 第二十七期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抵抗將軍居然會綁票

王季高

西安事變與民衆心理

普仁

『西安叛徒的口號，漸有轉移的模樣了。愚如彼輩至少也會順風轉舵，隨時改變其攻擊的目標以迎合民衆心理』

中國的女子到那裏去？

黃淑賢

日本的武力與目標

呂碩儒

『在日本……公債已成爲金融業的主要財產，而民間的游離資本都已變作了軍費』

春天裏的冬天(小說創作)

續前

呂霞先

評丁玲的意外集

蘇茹

每份售洋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廣戶氏
老胡開文筆墨莊

上海總店英租界拋球場
南京分店太平路門帘橋
電話二二一六一號

禮查咖啡館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是非公論 第二十七期

內容

不抵抗將軍居然會綁票……………王季高(一)
西安事變與民衆心理……………普仁(二)
中國的女子到那裏去?……………黃淑賢(六)
日本的武力與目標……………呂碩儒(九)
何爲而有德日防共協定……………皮名舉(三)
春天裏的冬天……………續前……………呂霞先(一五)
通信：解決陝變的唯一途徑……………朱時人(二五)
書評：評丁玲的意外集……………蘇茹(三七)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 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 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 來稿請寄交南京珠江路二十二號本社編輯部。

不抵抗將軍居然會綁票

辛亥革命以來，軍人之造反，與土匪之綁票，乃家常便飯，已屢見不鮮；但以一地方將領，却持統帥，造反與綁票同時並施，則猶未之前聞。有之，則自張學良始。夫張氏者，原係土匪之子，在今日以前，徒以環境優裕，無操匪業之必要，故衣冠禽獸，濫等於文明社會，已非一日，而人莫之覺，然匪性固在，並未隨江山易色也。揆匪之實，勇於私忿，怯於公鬥；故張氏隨乃父入關，把持國政，雖非一次，然九一八事件發生，則逃之夭夭，竟將大好河山，拱手讓之他人，而甘負不抵抗將軍之名，優哉遊哉，以至今日。乃者全國統一，兩廟收復，民族復興之基方肇，異黨消滅之勢已成，彼竟不顧國家之利害關係，敢於

冒天下之大不韙，在舉國高倡擁護領袖之聲中，將民族革命之領導者蔣先生，加以幽囚，「暫留西安」，而彼反揭抗日聯俄等口號以求邀信於人民。夫人民，豈易欺者？故不旋踵之間，舉國上下，痛定思痛之餘，莫不函電交馳，斥其荒謬絕倫與喪心病狂也。

九一八以還，人民之心理，羣趨於撥亂反正，贊成統

一者昌，破壞統一者亡。張氏匪也，常識猶異常缺乏，何足言認識人心之向背。唯其認識之不足，故敢於倡亂；但亂發之後，前線節節失敗，而四方響應無人，於是乎始覺倉皇失措，而莫由知所善後。反之，在人民方面，雖感覺極端不安，但憂國之心既長，團結之力更堅；此種現象之存在，可謂空前未有，無怪乎事發多日，國基仍安如磐石，而鄰邦亦不敢我欺也。

如捨公而言私，則張氏之此舉，不徒對蔣先生為不義，即揆之我國固有道德，亦實屬難堪。蓋近數年來，蔣先生為團結國力計，事事取寬容政策，以同化敵為友；彼張氏者，喪權失地之後，既未治罪，而寵賜反高出任何將領之右，今不思藉報國以贖罪，反將最卑鄙之手段，施於恩人，且挾持之以求鉅款，彼既如此存心，焉得不令人氣憤填胸，羣相會誓，必欲滅此朝食也。

現在此事醞釀已久，為國家計，為張氏計，俱宜迅速解決。是非既明，典刑亦在，以國家之尊嚴，絕不能枉法以就張氏也。

（王季高）

西安事變與民衆心理

民衆是政府的基礎，是政黨的實力；民心的向背決定一個政府的興亡，決定一個政黨的成敗。因此之故，健全至政府事事以民心爲依歸，處處以民衆福利爲前提，有作用的政黨，起碼總要得到一部分民衆的同情。

一旦國難臨頭，無論是外侮，是革命，或是叛變，民衆的勢力更由潛伏的變爲顯露的。就是平時倒行逆施的政府，醉生夢死的政黨，到了這時候也要忙着安撫人心，攏絡民衆。至於『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以喚醒民衆爲職志的政黨，在國難時期尤其要使民衆動員，要加緊民衆工作。

民衆的力量是這樣偉大，民衆在政治上的地位是這樣重要，凡關心國事的「政治的動物」都應該了解民衆，特別是在叛徒劫留全國政治軍事重心所繫的蔣委員長長的西安事變未解決以前，我們必須研究如何纔能使民心不致因變局拖延而搖動，或受野心家的蠱惑？如何借重民衆的力量來裁制叛徒的喪心病狂的行爲？

當局諸公都是領導民衆的能手，黨政組織下設有種種

專司宣傳與指導民衆的官員，他們對於民衆當然有深切的認識，對於領導民衆當然能勝任愉快，本來用不着局外人饒舌。不過外行者言，或許有值得參考的地方，集思廣益，許能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可以說是我所以在舉國悲憤的當兒來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在海禁未開以前，吾國民衆缺乏廣大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繫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句古色古香的話，滿能代表一般民衆對於政治的態度。五口通商，西方文化隨剩餘商品與優越武力俱來，壞的方面使吾國喪地賠款，農村破產；好的方面喚起我們的民族意識，提高我們的民智。

舊文化的基礎一經動搖，新思想新主義便有隙可乘；經濟凋弊，外交一有失利，民衆不滿意現狀的態度逐漸曝露。所以武昌義起，一舉辛亥革命即告成功。民國成立以後，除去一些皮毛上的改革外，民衆所得到的祇是軍閥割據與內戰頻仍的痛苦。軍閥官僚顯然是封建社會的餘孽，所以並不因爲辛亥革命未收效果而反對革命，一般的意見

似乎都相信必須經過一番大的犧牲，將整個文化澈底清理過，然後始能產生適宜於現代生存的新文化，新國家。民國以來，種種革新運動能夠受民衆歡迎，就是這個原因。國民革命之所以能夠得到民衆的熱烈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夠如拉枯扯朽一般的打倒北洋軍閥，亦未始不是這種民衆心理促成的。

民衆以極大的代價換得一個以「民有，民享，民治」爲鵠的，以三民主義爲根據的國民政府，當然要和慈母愛護赤子一樣地愛護他。從此以後，一切反對中央政府的舉動，都未曾得到民衆的同情；一切內戰之發動者，都變成民衆的公敵。原因是：亂極思治。純粹以爭權奪利爲目的的內亂，民衆固然痛恨，就是標榜着高尚的主義的反政府派，民衆也不理會，因爲民衆相信現政府代表的主義沒有一點不是爲民衆謀幸福，爲民族謀出路的。民衆所希望的是政府的政策能於名符其實地一一實現。但必須政令統一，政府纔能滿足人民的希望，因此厭惡內戰的民衆心理，對於維持中央威信的軍事行動，設若真是萬不得已，無不忍痛諒解。

九一八以後強鄰侵佔我土地，侮蔑我民族，得寸進尺

是非公論 第二十七期

國勢危如壘卵，民衆痛定思痛，尤爲深信一線希望唯在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許多平素與中央政見不同的黨派，鑒於民衆心理之堅決，亦能犧牲成見，受命政府，埋頭苦幹，以求努力更生。少數因私害公的野心家，偶爾稱變，都因不得民衆同情，不旋踵即遭毀滅。到了最近軍權政權統一的局勢，大體已經形成，一致對外的效果剛剛表現於綏遠前線。這種空前的進步不但令國人興奮，如死裏復蘇，就是素來看不起中國的西洋人，也對我們表示同情與敬佩。全國上下正額首相慶，滿望從今以後可以揚眉吐氣，求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誰料霹靂一聲，古今中外所罕見的西安事變又發生了。

張學良等叛徒這種荒謬絕倫的舉動，其爲不自度德量力，固然是昭然若揭，想來就是愚頑若彼輩，事前也未始沒有較量過。但他的頑固不靈的腦筋，當初也許還幻想着打出援綏抗日口號，起碼會得到一部分平素與中央立於反對地位者的同情。殊不知稍有頭腦的人誰會贊同這種卑鄙下賤的勾當，野心政客亦不肯觸犯衆怒以致斷送自己的政治生命。結果張學良成了萬衆咀咒的獨夫，成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罪人。三歲兒童也知道他是在自掘墳墓，因爲

從軍事的眼光看，他非失敗不可；從經濟的眼光看，他也非失敗不可；從政治的眼光看，所行不義，完全與民衆心理背道而馳，更非失敗不可。

目前大家於憤慨之餘，最想急求解決的，自然是：如何營救蔣先生？如何消滅張學良這般叛匪以免誤國害民？解決這些問題的步驟當局諸公必早有籌劃，且事關機密不宜公開討論。我們處於公民的地位能夠討論，應該討論的問題是怎樣指導民衆來做軍事政治的後盾？怎樣安定人心俾不致因事變拖延而搖動或受惡勢力蠱惑？

第一步當然要堅強民衆對於政府的信仰，要使民衆認清叛徒的行爲絕對是誤國害民的。民衆信仰政府，早已不成問題，前面已經闡述過。事變發生以後尤爲表現得肝膽畢呈：三教九流中都有人自告奮勇，願以己身爲質，營救代表中央政府的蔣委員長出險，各地方各團體紛紛通電表示服從中央，要求恢復蔣委員長自由，其他如報紙雜誌的輿論，街頭巷尾的談話，無處不表現民衆擁護政府的熱誠。我們相信祇要政府處置得當，能夠以不損害國家利益爲原則去謀問題的解決，民衆對於政府的信仰是不會因事變的拖延而改變毫末的。

至於民衆對於張學良的認識一向就很正確，西安事變發生以後更加清楚。試看各方對於張氏的指責是何等嚴厲，並且一切表示顯然都是自動的，所說的話都是良心上要說的話。不過我們要注意，民衆嚴於責人，同時亦寬於恕人。現在民衆痛恨鄙棄張學良輩，是因為他們的舉動卑鄙，是因為他們名不正言不順；換言之，是因為他們無論在表面上在實質上都與民衆心理背道而馳。道路傳聞，西安叛徒的口號漸有轉移的模樣了。愚如彼輩，至少也會順風轉舵，隨時改變其攻擊的目標以迎合民衆心理。假如有朝一日讓他們打中了民衆的心坎，未始不可以暫時欺騙一部分民衆，以達到他們卑鄙下賤的目的。所以爲防止民衆被叛徒欺騙起見，領導民衆的人應該極力說明事變的真象，以及叛徒的動機。他們每提出一個口號就要盡量分析他們自己的背景和這種口號的矛盾性，務必使民衆明瞭無論弄什麼花樣都不能掩飾他們誤國害民的行爲與自私自利的動機。

觀乎張學良一般人的過去以及民衆對於他們深惡痛絕的態度，他們本身欺騙民衆的手段不難攻破，怕的是萬一事變拖延太久，其他無張學良之罪惡而比張學良聰明萬倍

的野心家，乘隙蠱惑民衆以遂其爭權奪利的宿願。避免此種危險的根本辦法，莫過於安定人心。

張學良劫持蔣委員長及其他十數軍政要員的時候，除了綁票的目的外，或許還幻想着：這樣一來，中央的軍隊，必無人統帥，甚至中央政府也會瓦解。這樣一來，人心搖動，全國混亂，他們便可以肆行無忌了。乃中央軍政組織早已略具基礎，近年來迫於外患更加堅強，那裏會因中心人物之暫時離京便分裂瓦解呢？事變以來，政府的沉着應付，軍事行動之敏捷統一，一方面使叛徒膽寒，一方面使民衆能安居樂業，不因事變之未克立即解決而驚惶失措。這種難得的現象，足以證明中國已經走上法治的途徑了，中國民族已經不是外人所譏笑的無組織的民族了。

蔣先生及各位軍政要員能否恢復自由，西安事變能否圓滿地解決，要看這種良好的現象是否能持久。對於中央及各省軍政領袖，對於在野名流，我們希望他們認清中國目前的危機，認清中國民衆的心理，不要妄想混水裏摸魚，以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對於民衆我們希望大家各自安居樂業，不要因憤慨而失掉生活常態，以致易受奸人的暗示與鼓動。不過安定人心大部分的责任，還在政府當

局，尤其是負責指導民衆的黨政機關。以指導民衆爲志職的人，天然知道在非常時期，民衆最恐懼的是怕喪失了生命財產的安全。對症下藥，我們要設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致因事變暫時未決而遭受打擊。爲防止奸人乘機暴動或趁火打劫起見各地戒嚴是必須的，但似亦不必太做在表面上，以免民衆疑神疑鬼。要使民衆的生活不受影響，首當維持金融，穩定市價，不讓奸商從中操縱，同時猶應使一切生產事業能照常進行，免得民衆實利上受損失，心理上起恐慌。誠然國家遭難的時候民衆不該醉生夢死地過日子，所以每遇國難國恥，總有人主張下令禁止娛樂，禁止宴會。這種皮毛的被動的哀悼或悲憤的表示，是否代表內心的感情，是否有幾許教育的意義，姑不置論。不過從安定人心及維持民衆生活常規的立場講，這類事情實在有考慮的必要。

總之，萬分不幸的西安事變是中國民衆的試金石，西安事件之能否圓滿解決，要看民衆對政府的信仰能否維持長久，而民衆能否長久信仰政府，要看政府的措施如何，要看政府能否繼續安定人心、穩固人民生活、俾不致受奸人蠱惑。能夠渡過這個難關，中華民國的基礎就算穩固，外力的壓迫也就不難對付了。

(善仁)

中國的女子到那裏去

中國的女子到那裏去這個問題，不僅中國女子應當研究，就是中國男子也應當注意：

十多年前，中國人很崇拜易卜生，因為易卜生寫過一篇戲劇以娜拉這篇短劇，敘述一個有志趣有知識的女子，不願被丈夫視為玩物，便毅然出走了；這篇東西不僅譯成中文，而且在許多地方排演過。西洋文學家寫的戲劇，況且是尊重女權，這自然合中國人的口味，更值得中國人欽佩了。於是我們中國的文學家魯迅便在婦女雜誌上寫了一篇娜拉走了以後怎樣？他的問題是：娜拉走了以後，到那裏去？他的結論是：如果中國的女子不能謀經濟自立與生活獨立，走了以後，仍然祇能披着大紅寬圍巾在北平的街市上走。因為那時候的北方女子喜歡帶戴紅的寬圍巾，這是十九年以來的事，一直到現在現在怎樣呢？

現在外國的文豪易卜生死了！

現在中國的文豪魯迅也死了！

現在中國的女子已經不帶寬圍巾而穿摩登外套了！但是，現在的問題仍然存在，問題是甚麼呢？問題是：中國

的女子到那裏去？可是問題雖然存在，而現在中國的大教育家，大文學家們，似乎還沒有充分的給我們女子指導一條出路。我們在報紙上祇能看到一些暗示的文字，譬如今年十月廿四日申報婦女專刊上併列着兩篇文章：一篇是民族英雄秦良玉，一篇是僑英十五歲網球花——何愛英。

秦良玉是明末的民族女英雄，她在四川剿過匪，在遼寧打過仗。當她哥哥被敵人戰死，弟弟被敵人圍困的時候，她以一弱女子能孤軍深入打敗侵略我們的滿洲兵，她的勇敢，就可以想見了。她雖然不能挽回國運，但是很替

女子爭氣。當時的崇禎皇帝很器重他，在平台召見賜她四首詩，其中有兩句說：「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這兩句詩，當九一八事變遼寧失陷數十萬的大兵毫無抵抗的時候，真可與：「四千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的兩句比美了。秦良玉的勇敢為很多人欽佩，但是可惜秦良玉捐軀報國，不能學法國的貞德，作復興民族的英雄；僅能與史可法文天祥，作亡國的志士供人憑弔而已。

何愛英，今年才十五歲，她是一個華僑的女兒，生長在倫敦，十三歲便以網球出名，今年得着全英國惠勃爾登網球比賽初級冠軍，隨後在今年九月廿二日又得着全法國女子網球初級冠軍，這比起我們參加世界運動大會的選手一概吃鴨蛋，總算是爲祖國爭光了。中國的女子到那裏去呢？在這類的文字便暗示着兩條路。

第一：學秦良玉到戰場去，現在我們便得騎馬，打槍，參加軍訓，到大戰開始的時候我們便捨身報國，殺他幾個敵人，就是死也無憾，這當然是一條光明磊落慷慨激昂的大路。

第二：學何愛英到操場去，練練網球，學學摩登，如陸路英雄李森女士，如水上英雄美人魚楊秀瓊女士，機會到了出出風頭，雖然吃飽了鴨蛋也不愧爲女中豪傑，這是一條時代婦女尤其是現在女學生希望走的路。

但是這一類的說法太簡單了，太籠統了，中國女子未見得個個是粗眉大眼的好漢可當秦良玉。說是練習吧，如果全到操場去，卽會成績很好，恐怕下一屆世界動會也沒有這許多鴨蛋給我們吃。意大利的首相墨索里尼說：『女子應當廚房去！』這也是一句滑稽的話，假說所有的女子都

到廚房去，卽令個個男子都是飯桶也不能吃那們多的飯。到那裏去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

到圖書館去研究學問；

到試驗室去研究科學；

到民間去服務社會；

到農村去復興農村；

任何地方都有我們的事業，有我們事業可做的地方便都可去，我們的問題不在這裏，我們的問題是：在今日非常時期的國難當中，我們女子用甚麼標準來作我們終身事業的指導，來尋找我們當前的出路。

現在我大膽的貢獻四點意見：

第一：在國難期間，中國女子應當抱定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決心。

顧亭林先生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話不錯，但是沒有說完全，難道女子就應當做亡國奴嗎？我們應當加一句：『天下興亡匹婦有責』有人說：『女子能做甚麼呢？』這是大錯，天下的人沒有一個沒有母親的，假使中國的母親都能教她們的兒子不當漢奸，中國還會亡嗎？差不多所有的女子都要嫁個丈夫，假使中國的女子都能鼓勵她們

的丈夫充當復興民族的幹部，中國還能不復興嗎？這都是消極的，何況我們女子本身還能像法國的貞德，中國的秦良玉，作民族女英雄呢？但是我們要有出路，便要有決心，我們從今以後要抱定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決心。

第二：我們要以愛家庭的熱忱去愛國家民族。

女子是重感情的，誰不愛她的丈夫子女呢？可是國家要亡了，有此家庭又有何用？忠勇的女子為她的丈夫祈戰死，鼓勵他並陪着到前線為祖國犧牲；年老的母親雖然不能親臨前線，但慈母的鼓勵能超過一切。當日本出席國聯的代表松岡洋右向他母親辭行的時候，他母親送他一把劍並且說『你如果不能為國爭光，便可用此劍自殺』。當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列寧說：『我們要仿效敵人』。像松岡洋右母親這樣的愛國，她雖然是我們的敵人，也還很值得我們仿效。中國的女同胞，你們不要再沉迷了！回去請你拿出愛少數人的心去愛多數的國民，至少請你鼓勵你的愛人去愛那可愛的祖國吧！

第三：我們要把感情化成毅力，以堅忍卓絕的精神來參加復興民族的工作。

一個人做一件事，慷慨激昂很容易，鞠躬盡瘁便很難

，國家要亡了，大家義憤填胸、請願遊街、寫血書、自殺、都可做到，一旦事過境遷，便又安之若素。別人罵我們五分鐘的熱心，真不為過。我以為我們要從五分鐘，五點鐘，五天，五個月，五年做起，下一個五十年的決心：譬如我們學科學，便立志學五十年的軍用化學；譬如我們學外交，便打算做五十年的外交官，把我們的血變成汗，把我們的汗一滴一滴的流，流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再說一個仿效敵人的故事：當甲午中日之戰日本受俄國的壓迫，把遼東半島交還中國，當時有一個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去見日本的外相陸奧宗光，把士官學校的入學證書一手撕了，他說：『日本軍隊的血換來的滿洲，被你這無能的外交家斷送了，現在我不再去學陸軍，我要學外交！』後來這位士官學生果然做了四十年的外交官，讀者知道這位士官學生是誰，他便是奪取滿洲的外交家，他便是今日日本政治的領導者，廣田宏毅。我們呢？我們就不能做廣田宏毅嗎！讓我們把感情化成毅力，也下一個五十年的決心，堅苦卓絕的來參加復興民族的工作罷！

第四：我們要站在時代的前頭接受時代的使命。

時代的使命是甚麼？即是復興我們的民族。一個民族

要謀復興，就一定要有一種中心的力量，全國的同胞一心一德的來扶持，來擁護這種中心的力量。今日的中國人都覺悟了非在愛國救國統一的步驟下來復興我們的民族不可，負着復興使命的中國女子，更應當集中我們的力量在統一的領導下來樹立起民族復興的基礎，打開中華民族的生

日本的武力與目標

一提及日本的政情，便使人會憧憬着日本政治上的一種特殊勢力——海陸軍。是的，日本今日的強盛，即是海陸軍從中日、日俄兩次戰爭得勝的結果。勝利者是會被人重視的，日本海陸軍又何能例外？職是之故，他們在憲法保障上，也特別異於他國；海軍大臣和陸軍大臣必須現役軍人，海陸軍首腦部且有上奏天皇之權。因此，他們不但能左右政府的政策，即內閣的命運也取決於他們的擁護或拒絕。這在一九三一年後尤其明顯。

一九三一年是太平洋的多事年。日本關東軍在這年九月十八晚有計劃的砲擊北大營——不，寧可說是冒險的嘗試，因為當時關東軍根本未預料到中國軍隊會不抵抗。意外的佔領中國半壁河山，日本軍人的氣燄也因此特別高漲

路。讓我們在時代的前頭接受時代的使命罷。

我大膽的貢獻以上四點意見，做爲我們女子從事事業的標準，我以爲不依着此項標準，前途未免黑暗！依着此項標準，前途有無限的光明！

（黃淑賢）

。自此以後，風平浪靜的太平洋上，便激起了一層巨波，愈激動愈險惡，至於目前似乎快要達到最驚人的一幕！可是日本的軍人依然是在興風助浪。

這事實的教訓，固然喚醒了中國的人民（除漢奸外）知道非抗戰無以圖存；但同時也驚動了在太平洋上有利害關係的列強，明白無實力即不足以保障安全。從此他們都明白：太平洋的問題，不能再用「和平」的辦法來解決。因爲太平洋上「和平」的標記——九國公約，已被「日本」的砲彈毀掉了，要保障本身的安全和既得的利益，就得經一番角力，養一種軍備上的鬥爭力。所以在太平洋西面夏威夷，南面新加坡軍港，北面西伯利亞的設防，都積極起來了。自然願爲戎首的日本尤其不甘落後的。

軍備競爭，必然引起軍事費用的膨脹。日本軍費究竟膨脹到什麼地步呢？據公報所示：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三二年，海陸軍費的預算，不過爲一四萬萬五千萬，佔總歲出百分之二七。至一九三三—三四年，就增到二三萬萬五千萬，約佔總歲出百分之三六。至一九三六—三七年，竟增到二三萬萬五千萬，佔總歲出百分之四九。在承平時期，軍事費用在歲出總額上佔着這樣高的比率，真是開世界上未有的先例。在另一方面，其他的行政費用，可說是省至不可再省了。但反觀日本的歲入總額，每年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是靠赤字公債來填補。據調查，全國儲蓄銀行金庫中的公債額已超過其存款總額的二萬萬元以上。換句話說；公債已成爲金融業的主要財產，而民間的游離資本都已變作了軍費。這表示什麼呢？即日本的財政基礎是很貧弱的呀！然而軍人們是不管這些的。

也許有人會懷疑到：日本也是採用內閣制的立憲政體，難道當這龐大的預算案通過議會時不遭反對嗎？是的，當然有；即在六十九次議會開會時，還有一部分議員對於預算案提出質問，要求政府解答。可是質問儘管質問，政客的口頭終歸敵不過軍人的鐵腕。前歲相高橋就爲了這個

喪去一條老命；現首相廣田也爲了這個幾乎不能登台，最後終至完全屈服。

軍費預算的增加當然是反映着軍備的擴張。日本現在的軍備究竟擴張到什麼程度呢？換句話說，日本的海陸軍現在究竟有多大的實力呢？這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

先就陸軍說，據日本官報平時陸軍是十七個師團和三個警備兵團，人數約二十三、四萬。就中包括：步兵七十聯隊、戰車二聯隊、騎兵二十五聯隊、野砲兵十五聯隊、騎砲兵一隊、山砲兵約四聯隊、野戰重砲兵八聯隊、重砲兵約五聯隊、高射砲約一聯隊、工兵十七大隊、鐵道二聯隊、電信二聯隊、飛行八聯隊、氣球一隊、輜重兵十五大隊。這是日本常備軍的情形。常備軍爲日本的作戰主力部隊，訓練極好，決不亞於歐美一流的軍隊。至於預備隊方面，則有舉世週知的在鄉軍人會，都是現役期內的退伍軍人及後備役期內的退伍軍人，人數約在二百八十萬左右，除在鄉軍人會外，還有各市村的青年團及受嚴格軍事訓練的學生，其人數雖無從知道，但亦當以數百萬計算。在鄉軍人會的會員，所受的訓練，一如常備軍，一旦有事，都

是可以執戈上疆場的。至于青年團和學生，在作戰時雖尚須受相當時期的訓練，但亦不足礙日本迅速動員大軍的可能。所以日本陸軍在作戰時，無論動員大軍或補充人員，都是不生問題的。

其次談到日本陸軍技術設備方面。日本陸軍每一師團的火力裝備，有重機關鎗和輕機關鎗約一千七百架，步兵砲七十四門，野砲和重砲八十二門。至於每一師團的機械化的設備，有戰車一百輛以上。裝甲汽車數目未曾宣佈，目下正在積極擴充中。最後說到日本陸軍化學戰的設備，如毒瓦斯、燒夷劑、和發煙劑等化學兵器，目下也是在積極的擴充着；航空和防空的設備，更是爲日本軍事當局所拼命努力的目標。詳細的情形和數目，局外人當然無從知道。這樣的技術設備，若與我國的陸軍比較，自然強大得多，但與歐美一流的陸軍相遇，究竟未免稍有遜色。不過日本陸軍的當局正在瘋狂地擴充着。

再次論到日本陸軍兵器的儲藏量。日本陸軍的兵器儲藏究竟有好多呢？這是一個難題，因爲事關國防，局外人很難明白。不過兵器是非錢莫辦的東西，那末從日本歷來的陸軍預算上去推測，或者是可以得到幾分的確數。日本

近十年來陸軍預算總額爲三十三萬萬日元，除每年需要一萬萬日元以上的陸軍行政、訓練、與兵力維持費外，上海與滿洲事件費亦用去八萬萬元之多，所剩餘的最多只能達十三萬萬元。以十三萬萬元所儲藏的兵器在近代戰場高速度消費之下，是不能維持多少時日的。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將來要作擴大範圍的持久戰，是會受事實限制的。

又就海軍說，日本爲世界第三位的海軍強國，有軍艦八十六萬噸，計二百四十七艘。其中包括主力艦九艘，航空母艦六艘，甲級巡洋艦十四艘，乙級巡洋艦二十六艘，驅逐艦一百廿二艘，潛水艇七十艘。這個數字不過是在專從主要的艦隊說，假若將小型的軍艦一起包括在內，如水雷艇、砲艦、敷設艦、海隊防艦、水上護母艦，以及尚未竣工之戰艦，事實上是已經超過三百艘以上。所以無論從艘數或噸數上看來，日本的海軍都顯有驚人的發展。

至於說到軍艦的性能，日本的軍艦，除航空母艦尙未臻完善外，其餘的如甲級巡洋艦和潛水艇，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如華盛頓會議所規定的甲級巡洋艦，即一萬噸八寸砲的巡洋艦，日本是早已超過。例如英美的二十生的主砲只有八門至九門，在日本確有十數門之多，並且遠力也

比英美多一海里。主要部的裝甲板，日本的三吋也比英美的二吋較爲堅固。至於潛水艇，尤爲日本所自負，因日本潛艇多數爲艦隊共型式，具有艦隊共同作戰的特性，故日本的潛水艇，已爲英美所弗及，而凌駕世界各國以上了。總括說一句，日本的軍艦，在華盛頓會議以後所建造的，由於科學進步的結果，在效能上都是超過世界任何海軍。即是說日本的海軍在太平洋上同任何一國海軍作戰，力量上是足以應付的。

日本海陸軍對內積極擴張軍備雖是步驟一致，然而對外侵略却有一個不同的目標，即：海軍主張向南進，陸軍主張向北進。因南進是海洋，海軍可以用武；北進是大陸，陸軍已夠發展。南進的步驟，是首先奪取台灣、琉球，以台灣作根據地，再佔據委任統治地，以防美國；奪取菲律賓，以與台灣成爲犄角之勢；然後再劫奪暹羅、荷屬東印度、英屬香港和新加坡、法屬安南；最後再侵犯緬甸同印度，將英國的勢力驅回蘇伊士運河，完成所謂亞洲門羅主義。北進的步驟，是首先奪取朝鮮，佔領滿洲；再南向華北侵略，西北向蒙古侵略，東北向海參威侵略；然後再南進攻華中，掠取華南，西北向西伯利亞侵略；最後直搗

莫斯科，而統一亞州大陸。這就是日本對外的兩大政策，——大陸政策與南進政策——是日本海陸軍人從明治維新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

從經濟的觀點上，南進是比較的適宜。因爲南洋方面都是生活水準低下的民族，很歡喜購買日本價值低廉的商品。據統計所示，日本在一九二九年對南洋方面的輸出不過只佔總輸出百分之一八·七，至一九三四年便增加到百分之二八·四。並且南洋方面出產亦很豐富，如荷屬東印度的樹膠、砂糖、石油，及金雞納等；暹羅的米、糖、椰子、煙草、樹膠、錫、木材、胡椒、魚、燕窩等；都是日本最感缺乏而又最需要的。其次，移民的經驗也是日本宜於向南進，因日本地處溫帶，大部分的人民，都是歡喜向熱的地方去，而不願向比較自己冷的地方走。日本數十年來積極在滿洲所推進的移民政策的失敗，便是很好的明證。

可是從國際關係上看來，大陸政策是比較南進政策的危險少。因爲南洋方面除暹羅外，所有的土地早被歐美列強所佔有，日本假使向南洋作政治侵略，勢必和英法荷發生衝突，日本海陸軍的實力就是有怎樣的雄厚，處於這

樣四面環攻情勢下，恐怕力有所不能吧？至於向大陸作政治的侵略則反是。第一、中國是一個軟弱而無力的國家，歐美列強在中國雖都有利益，但只是經濟的；而且歐美列強本身矛盾亦甚多，決不會爲了這些許經濟利益，而不顧國家命運和日本一戰的理由。第二、蘇聯是個本質特殊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歐美資本主義的國家，是佔在不同的兩個立場。假若日本進攻蘇聯，不特不會招致資本主義的妨礙，相反的還可以得到同情。

日本究竟向那方面進呢？在目前日本海陸軍各爲了地

何爲而有德日防共協定？

德日防共協定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柏林東京同時宣佈，舉世爲之震動！該協定的內容，頗爲簡單，但是它的條文中却有許多可疑之點。在表面上它的目的是「共同防共」，但在事實上恐怕不是這樣單純。在目前國際情形之下，德日兩國的聯合，雖說是勢所必然，不過總難免不是別有用意。因此自該協定宣佈以後，世界各國莫不疑懼，深恐防共協定而外，還有其他祕密的軍事同盟經濟侵略等

理與職業的理由，似乎都未肯放棄自己的主張。不過事實的昭示，西進已經是比較南進積極，因爲亞洲大陸上有不少的地方飄揚着太陽旗。這正同水之就下一樣，總是向着無抗的方向流去，蓋亦爲事理所當然。

最後我們要明瞭，日本無論向西進或南進，首當其衝的總是中國，我們不期圖生存則已，否則，就要樹起民族解放的大旗，擋住日本的去路！

（呂碩儒，十二月二日脫稿）

類條款。德日兩國政府雖曾再三鄭重聲明，謂德日協定純係共同防共，也絕無任何祕密條款，但是我們總不無懷疑。因爲國際關係很少以感情用事，各國的外交政策莫不以自己的利害爲前題；德日兩國雖說是意志相投，理當親善，但是倘無切身的利害關係，牠們決不會簽訂這個空泛的防共協定。然則德日協定的目的何在？它的意義又何在？欲知它的真正目的和真正意義，必須仔細分析德日兩國的

外交政策。

先就德國的外交立場而言：德國自希特勒柄政以來，實行國社黨三大外交政策；第一是「恢復政策」，它的是在廢除凡爾賽條約的種種束縛，以謀恢復德國的失地和國際地位。在這一方面，國社黨的成績很為可觀，例如徵兵制度業經恢復，德國已獲得軍事上的平等，薩爾區域業已收回，萊茵非武裝區域已經片面取消，河流國際航行條款也已於最近廢除。但是德國喪失的領土，現在頗難收復，因為在東歐德國已和波蘭訂立盟約，暫不侵犯，而在西歐英法比三國業已聯成一氣，德國決不能鹵莽進攻；所以在這方面，只得暫時採取保守態度。第二是「種族政策」，它的目的是謀合併所有的日耳曼民族，在中歐建立一個單純的種族國家。欲達到這個目的，德國必須兼併奧國，以及其他日耳曼民族所居之地。但是德奧合併決非意大利所能容忍，加以德國橫霸中歐也非意大利所可坐視。為避免和意大利發生衝突，德國只得暫時放棄德奧合併計劃，並且與奧意兩國分別成立妥協，維護中歐和平。第三是「土地政策」，它的目的是在擴充德國在歐洲的領土，用以供養日耳曼民族的剩餘人口。國社黨以為德國的土地擴

張惟有在東歐最為可能，最為適宜；因此近來有所謂「新東進政策」，其目標乃是圖佔蘇俄的南部烏克蘭等地。向這一方面進攻，德國的地位可以比較安全，因為東侵蘇俄與英國的利益絕無衝突，同時又可以和緩德意兩國在中歐的競爭。但是法蘇有同盟之誼，一旦戰爭發生，法國勢必助俄攻德，德國又將東西受敵，因此德國必須結一盟國來和法蘇抗衡。英國雖然不反對德國東進，但也決無助德攻俄之理；意大利雖然贊成德國東進，但是牠的態度素來騎牆，也決不會以實力相助。因此德人環顧世界，惟有東亞的日本可以牽制蘇俄；德國和日本聯盟，可以增強牠的「新東進政策」的力量。這或者是德國方面訂立防共協定的真正理由。

次就日本的外交立場而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實行「大陸政策」，世代相傳，從未更改。它的目的是在征服或統制中國，以謀獨霸東亞。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世界大戰，以及東北事變都是「大陸政策」的成功，使日本國力節節增長。但是自東北事變以後，日本退出國聯，陷於孤立。加以年來我國民族復興，政治一統，對於復地雪恥又已下最大決心；同時蘇俄亦在充實遠東國防，太平洋

諸國也都整軍備武，以謀自衛。在這種國際形勢之下，日本的孤立地位更見危險，因此極須與一強國締結盟約，以爲國際聲援。日本環顧世界，惟有中歐的德國和牠的處境相同，意氣相投，可與聯合；所以三年以來，就有日德同盟的傳說，到今日竟見諸事實。德日協定既可使日本牽制蘇俄，增強德國「新東進政策」的力量，當然也可使德國牽制蘇俄，增強日本「大陸政策」的力量。最近東鄰雖有「南攻北守」的論調，但事實上却是「南北并進」。在牠「南北并進」的時候，日本必須和遠東諸國爲敵；雖然英國現已尾大不掉，美國又感鞭長莫及，但是中國與蘇俄的力量也足以和日本抗衡。現在日本自信牠的國力對付一國或可有餘，同時對付中俄兩國頗感不足；加以日本與任何

一國作戰時，必須同時對付中俄兩國，因爲無論將來中俄間有無正式的外交聯絡，牠們因利害關係，必定互爲聲援，毫無疑義。因此日本和德國成立協定，其目的在牽制蘇俄，使牠能用全副精力侵略中國，來完成那傳統的「大陸政策」。

綜上以觀，我們可知德日兩國所締結的防共協定實在有深刻的意義；它的重要不在該協定的條文和表面上的目的，而在該協定的精神和實際上的諒解。藉着防共的名義，德國，實行「新東進政策」；日本用以侵華攻俄，用以推進「大陸政策」。這才是德日協定的真正目的，這才是它的真正意義！
(皮名舉)十二月十日，北平。

春天裏的冬天

一一

着白氣。

冬日的街有着寒冷的恐怖，人們全躲藏起來，路上少數行走的，一齊翻起大衣的領頭，口內唏唏的。鼻尖裏透

經過一所大理髮館，門側有面長方形鏡子，老遠便把鄭敦五映在裏邊，他聽見自己蓬亂的頭髮，和黑黝黝的鬚鬚，一副十足的寒酸像。

「頭髮到修剪的時候了。」

他並沒住腳。口內說了一聲，撫撫頭髮，打了個寒噤。到霞飛坊門前，他猶豫着了：老岳一準在家的，是不是進去呢？見了他怎麼說法呢？如果單祇爲了生活那是可以的；這位唯一的童年時代的老友，在大學時代他對他有過不少次經濟上的幫助；爲了老婆要件大衣，他怎麼好張這個口；雖然老岳始終沒有拒絕過他。

「走！」他對自己說：「去看看光華。」

光華以前也曾經接濟過他。從在法國得了法學博士之後，便任上海執行律師職務，聽說近來生意很發達。再幾步就到他的事務所，他鼓着勇氣，一直向高光華律師事務所走來。

但到了事務所他頭也不抬又走過去。理由是他想起去年一次對不起光華的事：夏天，光華剛自法國回來，朋友和同學們爲光華接風，在國際飯店聚餐，他因爲一時找不着錢，沒有去參加，現在又向他借錢，可不難以開口！

固然，他有的是信用，這世界情面是比信用還要緊的，鄭敦五想來想去總破不開這個情面。

到呂班路他轉了灣，向南面走着。在蒲柏坊門口小烟

紙店裏他買包老刀牌，扯出一根，抽着。本來打算進去看裏面的希民，可是在蒲柏坊門口逗留一會兒，他又怪沒趣地拐回原來的路道。順着霞飛路他慢吞吞地朝東走去。

到了黃浦灘。

江邊立着一個瘦身材的女子，老綠色旗袍，半高跟鞋。頭髮給北風吹得散亂在肩上，背影非常像張萍，鄭敦五扯起大衣，沒命地奔過去，距離她尚有十來丈遠的光景便叫着：

「你怎麼會到這兒來？萍！」

沒有回應。

他冒失地推了一下那個女子，又將話重說一遍，待那位女子的視線和他接觸，才知道並不是自己的妻子，他心裏就如落下了一塊石頭。他很機警地，滿面陪笑說：

「對不住，認錯人了！」

「不要緊，沒關係。」女的說話很牽強。

外灘公園祇他一個人，他走到一個通到江裏的小燈塔上邊，俯着欄杆，呆着。

上海能夠通融經濟的只這三個朋友，這三個，是沒有一個他可以在他們面前再張口的。現在，的確，借錢是再

無希望的了！況且，自己生活上又不是決無辦法。三天後便是新年，新年一過，開了學，經濟自然可以活動些。

在他的預料中：下學期的學生至少可以增加一半；現有九十多個，添一倍時，就有一百多，學雜費的收入，縱使再添聘兩個教員，經濟仍然是寬裕的。而且，自己的妻子又可以担任一班的職務。他有自信，因為學生們特別信仰他。一學期後，就可開辦中學。

同時，還有幾個能夠實地幫助他的朋友。

他得意地用指頭敲幾下欄干

『友情是偉大的。』

如果這幾年不是全仗着朋友，他在上海怎麼能夠生活下去！他心內想：一切人類大事業的成就，怕多半得靠朋友的吧，友誼是偉大的！

由於思想上的差異，朋友們往往會走上兩種決不相同的路，理智雖則常使他不以為然，情感上他老以為這是朋友間的不幸！

實在，他有些怕希民，這是理智的。可是他又異常敬愛希民，因為他們的友情確實太厚了。假使他剛才真的走進蒲柏坊，遇着了希民的時候，談不到二十分鐘，他準備

又這樣說：

『老弟，你總不同同同……意我的主張！』停了會兒，想把口詰止住：『你要明明……白，你現在是一品老百姓啊，過去的歷歷歷……史有什麼足以留留……戀的？』

去年中秋節在希民家裏，裏們趁着酒興，幾乎談一個通宵。兩人一個樣子：態度莊嚴，說話句句都像是費了思慮。

『敦五！你最近還是常喫醉嗎？』

『不。常常餓肚子呢，那兒還有餘錢吃酒。』

『你應當找個適當的事情做做。』

『我能夠做什麼呢？』鄭敦五推辭着。

『你能幹，大家向向……來都知道，比方政政……』

治生活，你是最適宜不過的。』

『那裏話，希民，你過份獎飾我了。』

『一點都沒恭維，你這樣一個勁兒頹廢，賦閑，是非常之可……惜的。』

常之可……惜的。』

『又有什麼辦法，流浪者是要流浪一輩子的。』

『不不不……然，不然。像你，壓根兒就在打算替社

會做一番事業，現在有的是機會，你就拿出力量來吧！流浪終非久計，肚子空着是妨害事業的，你目前先決問題是要解決生活，是不是？譬如說則之找你幫他一點忙，你你……以為怎麼樣？」

只搖搖頭，鄭敦五沒說話。

李希民又繼續下去：

「那麼在報館內找個職務好嗎？」

「能力不夠。」明顯地是推託。

「我早就說過，你如果想教書，只要是你說那個學校最適宜，我都可以想法子。我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說話一點不隱諱，我有辦法，我不能看見你再受凍餒，我沒有一天不為你担心，你究竟要怎麼樣你只管說，祇要哥的能力所及，你說吧！」

「我以爲」，鄭敦五思考了一會：「盤一個私立小學，經營它一下，到可以發展發展人的個性，不受任何牽涉，這是最希望不過的一樁事。」

「這學校一交給你，一定會辦得好起來，我深信你，餘暇了，可以襄助一下則之嗎？」

「老弟！你總不同同同……意我的主張，哈哈！」他笑著：「你要明明……白，你現在是一品老百姓阿，過去的歷歷歷……史有什麼足以留留……戀的？」

「……………」

瞧住敦五不說話，他又接著說：

「就依著你自己的意見幹吧，我絕對幫助你。」

今春收盤華成小學，介紹張萍，以及結婚的費用，大半是希民想的辦法嗎？這樣一個難得的朋友，爲了妻子要件大衣再去找他，實在有點不成話！

「嗨！」

想起妻子不了解自己的苦衷，他不禁嘆了一口長氣。

「先生，好冷呵。」

約莫是他多站了一會兒，尾著他的一個巡捕，生怕出了事，意思是想試試探他。

「謝謝你。」

道聲謝，他又慢慢走開。

看着黃浦江來往的旅船，正往上長的潮水，鄭敦五又倚在外白渡橋的欄干旁立著了。那邊是掛著有橢圓形色調的國旗的一個領事館，一九三二那年，當他帶著七千多個

人示威，路經那門口時，他親眼看見兩旁支著的機關槍，和一些兇殘的眼珠子。

亂雜地衝鋒裏他被推到江裏，救起他的是一隻小的搖船，他永遠不會忘記的。那手水叫阿喬，是一個頂同情他們的中年人。可是如今阿喬呢？

那些人，這不是散的散了，死的死了，一部分他所最熟悉的現在却進行著和已往正相反的勾當！他自己，誠如希民所說，是有過光榮的歷史的。而現在，是賦閒，是做著一個一品的老百姓。

「啊，人生！」

他對著天空歎口氣。閉一下眼睛。

妻子爲什麼這樣地不了解他？難道半年來的同居生活，對於自己的生活態度，能說沒有絲毫的感動嗎？女人爲什麼這樣不長進！女人，女人！……

一陣傷感的癢癢，從心地直酸到鼻管，他差不多流下了眼淚。妻子不是把自己逼上梁山嗎？想享樂，就得錢，想要錢，就得出：俯著頭，看著緩緩地潮水，他幾次想跳下去。身爲妻子的人尙不能了解他，活著還有什麼意味！

「跳下罷！」他自語著：「留個純潔的身子。」

用手帕拭下稀淡的鼻涕。

一個小夥子，提一籃花生米，叫喝著：

「先生，買包五香花生米吃吃好嗎？」

丟給那小夥子六個銅子，拿了兩包裝進大衣口袋，離開了外白渡橋。走著，無目的地，像個失了慈母的孩子。

「半斤高粱，一碗湯麵！」

一碟松花，一碟鹹蛋，兩包五香花生米，他自己獨酌起來。看看壁上的掛鐘，六點已經敲過。他慢慢地吃著，故意延長時間。他看著各式各樣的人出入這小飯館，各式各樣的面孔，這中間，他似乎沒有尋出一個很快樂的表情。——真是困苦的世界？

付了錢，燃了隻烟捲兒，他帶了幾分酒意出了飯館。依舊慢吞吞地在馬路上踱著。

四馬路一些較大的書店全已閉了門。在櫥窗前他張望著。一冊再版的挪拉譯本，嶄新的把在一個櫥窗中央，他望着，再三地望著那封面上的挪拉的畫像。

傀儡家庭整個場面展在他的眼前：赫爾茂的小氣虛偽，挪拉的節儉賢德；而自己的妻子……

「中國是沒有挪拉的！」

鄙夷地，他搖搖頭，重重地把烟蒂丟在路旁。

到家時已經九點多，後門沒有上門，他很奇怪！

亭子間裏張萍早已睡熟了。他靜悄悄地躺在一張椅子上。

三

妻子尚在鼾睡，丈夫已然坐起來。穿好了衣服，提了個水壺出走。

從茶館回來，他留心着路旁的自己的學校後門。那由他親自監視着粉刷的白牆，經過半年以上的雨打風吹，差不多變成了灰色；華成小學四個字是模糊在雨水的流路中了！後門板木陳舊，整個現出慘淡的形象。

推開門，他一直走進樓下的客堂，這是一二三四年級合班的課室。

早晨，天是昏昏沉沉的，可是一切他全看得很清楚：一個鷄毛帚倒在牆角落裏，好些片畫着不成形的小人的紙散在地板上，還有破的石板，殘缺的粉筆頭；壁上的標語脫了圖釘，有的斜了一邊，有的根本倒轉來；萬國旗斷了一條線，零亂在那兒。玻璃和桌凳上蒙一層分把厚的浮穢

。狼狽得他自己都覺得驚奇，如果給朋友們看見了，他認為這情景比侮辱了他，心裏還難受的。

到樓上簡單的揩了臉，他開始大掃除。大衣外邊他又套了一件舊不堪言的長衫，像一個不折不扣的茶房。他一壁掃除，一壁想：低年級跟中年級應再加添些啓發的標語，高年級呢，就得多用些鼓勵字句；可能範圍內，下季最好訂一部兒童文庫，高年級添點英文，和實用國文，使一些不能繼續升學的學生，可以做一篇通順的文章，一封明白的書信，不致於在畢業之後，一無所長，担任不了一個最低的生活。

想着，他露出微笑。他計劃着下學期一個月換一次教授方法，除了課本上原定的每週一個單元之外。多接近學生家長，以明瞭一個學生整個情形。須要多注意課外的精神領導。把學生訓練成一批理智情感俱備的有用孩子。

化費了一整上午的時間，把低年級跟中年級的課室打掃得乾乾淨淨。

張萍起身，他一點都不知道。待他拿着拖把，揩最後一塊地板，張萍正買了菜回來。見了丈夫沒說話，只笑着點點頭。丈夫忘記了昨日的事件樣，正如往日一般天真地

，捂着腰，指着揩淨了的地板：

『誰說我做茶房不是材料呢？』

洗了手，他幫助妻子煎菜燒飯。妻子默默地不說一句話。

飯後，妻子不響地替他搗了一盆漿糊，帶回來兩瓶墨汁。他謹慎地接過來，說聲謝謝。攤開一張大白紙，把底稿擺在一邊，他開始招生廣告。

寫張「新生報名處」和「舊生報到處」貼在他的辦公室而他人却作爲灶間的門旁。廣告只寫了三四張，預備貼大門兩邊和兩個路口；他以爲事業成功的條件是信用，宣傳是沒有多少力量的。

『我出去散散心，晚上回來。』

張萍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

丈夫慌忙的追趕到門口：

『那兒去呵？』

『去看看希民的新夫人。』

『回來喫晚飯嗎？』

『不。』

『用我替你叫車嗎？』

『自己會喊的。』

『你手套忘了，萍！』

他馬上跑到亭子間把手套拿來遞給她，小聲地說：

『早點回來！』

『唔。』

鄭敦五邁一大步走進門來，吹吹冷冰的雙手，他好像沒有感到絲毫疲勞，又在那兒做起了工作。

刷完漿糊，趁着太陽光，把半乾的廣告貼在大門兩旁。左右看着，是不是歪了，可有錯字？

看見自己的字，那些個優美雅緻的筆畫，好比自己妻子一般的可愛。妻是優美的，不是的，她是優美的。昨天或許是她一時的糊塗，今天不是很沉默嗎，一個人懺悔了才會沉默的吧！他想：『妻是可以救藥的，今晚再好好兒地勸解她，自己不應該輕易動氣，不應該輕易放棄責任！』

『砰砰』

拍門聲，連着響，鄭敦五沒聽見。

『砰砰』，『有人在家嗎？』

停一刻。

「房租！」

沒人答理，索房租的索性大聲喊着：

「房租！」

他用力一推，後門開了，他站在樓下，手敲着桌。

「有人在家嗎？房租！」

「唔」。鄭敦五答應著拐進來，和氣地向索房租的招

呼：

「柳先生飯吃過沒？」

「吃過了。」很自若的模樣：「房租今天可以付一點

不？」

「能夠再通融幾天嗎？」

姓柳的看看鄭敦五一身服裝，帶了奚落的語氣：

「校長！」

「可不可以延緩幾天？」鄭敦五坦然地：「柳先生！」

「已經兩個多月了！」

「你的意思呢？」

「最好快一點，三個月房東要封門的！」

「請你限制一個時間吧！」

「三天。」

「那很難。」

「一星期總差不多。」

「兩星期開了學就有錢。」

「兩星期？」

「是的，兩個星期。」

「實在太長，囉！」姓柳的口內沒辦法的「囉」一聲。

「大家全是替社會服務的，就這樣說罷！」

「校長，你可別再開玩笑！」

「什麼話，一準的。」

鄭敦五肯定地說。

四

「爲什麼這樣遲你還不睡覺？」

張萍看一下手錶。

「十一點了。」

「真的嗎？」丈夫將腦袋也湊了過去看。

「你又在想些什麼心事？」

「沒想什麼，我買了一點吃的東西，等你回來同吃。」

「噢！」

女的以詫異的目光瞧瞧丈夫。果然，臺子上放好些包食物，熱水瓶茶杯都擺得好好的，她樣子冷冷的，彷彿並不以丈夫這種舉動爲然。

丈夫可老老實實地把食物一包一包打開，倒好了兩杯開水，像招待客人那麼地：

「隨便吃罷！」

「希民新夫人很關心你呢！」

「代我說聲謝謝沒？」

「自然。」

「他們都說……」

「他們怎麼說？」

這時鄭敦五方纔注意到妻子眼圈兒是紅的，也許她在希民家裏是哭了的吧？他心裏頓時感到一種不快，問話却依然含著笑容。

「說你……」她直爽地：「說你太固執！」

「他們以爲我應該怎樣？」

「應該活動些。」

「活動什麼？」

「負一部分責任。」

「我現在不正負著責任嗎？」

「不是教育，」她有些爲難，不知道用那幾個字眼才適宜：「是說叫你作點事情，……」

「什麼事？你說！」

「總是，總是政治方面吧！」

「這方面嗎？你且吃點東西，我的大喜鵲，讓我慢慢跟你說。」

他們喫著食物。鄭敦五眼睛朝上望，想著：妻子是以救藥的，她說話這樣孩子氣。他如果將一切詳情解釋給她，也許她能夠了解，爲了他的人格而原諒他的。他一定這樣做，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呀！

「萍讓我來作個譬語罷。」他燃起一隻烟捲兒：「一個女子是熱烈地愛著自己的戀人，她信仰他，把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生命，一切全交給他；但爲了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她不得不和戀人暫時分開；在這樣的情形底下，她會去愛另一個人嗎？應該不應該？你說？」

「我以爲無論如何是不會的，一個女子，假使她尊重自己的人格的話。」

「可不是。」

「不過我不大懂你這些話的含意。」

「一個人應該重視自己的人格嗎？」

「那是當然的。」

「因為想貪圖一時的享樂，便忽視了自己人格的人，

你以為爲怎麼樣？」

「是不對的。」

妻子的同情，使鄭敦五越加興奮了，他一口氣喝了一杯開水，又接連地：

「你想，我的小喜鵲！」誠懇地：「一個人生存在社會內，在同一個空間他應該有兩個信仰嗎？雖然他暫時離開那個環境，假如他不瘋也不狂，你覺得是嗎？萍！」

「是的。」

「懂了吧？」

「懂得了。」

「我就有這種苦衷，我的小喜鵲，請你原諒我！」說着，他輕輕地拍幾下張萍的肩膀。

於是，他們又在喫着東西。

「他們說你這樣下去是很可惜的！」做妻子的說。

「有什麼可惜？」

「希民說像你這樣的才幹，一個月賺什麼百把二百是沒有問題的。」

「那必須把人格捧給人家。」

「也不盡然。就不能轉個灣嗎？」

「轉灣？」

「是的。比方說，希民跟你的來往是友誼，他不是照樣可以幫助你，替你設法，」

「要那麼些錢幹什麼？」

「敦五！你怎麼這樣的糊塗，我們全很年青，我們應該有點享樂的餘力。人是容易弱老的，老守在這裏守到何時爲止、總不是一個長法！」

「你別性急，等着將來，將來……」

「五十年後也是將來呀！」

「我的小喜鵲，你怎麼了？」

「你專爲自己打算，你還總以爲自己是對的，你真太……」張萍嗚咽起來。

聽了這段話，鄭敦五異常的激動。

「我的意思是這樣，」他瞧着妻子的可憐的臉：「不依仗任何人一樣的可以完成一種事業，縱使想享樂，將來

也不是沒有機會，不過暫時是須要忍耐一下。小學一發達，中學跟着就開辦，小學便是中學的根基；用不到五年，給成績你看！爲什麼事事全仰仗別人！而且那是有損：

「你這人真沒辦法，你是個瘋子！」
她竟然放聲哭泣起來。

（呂霞先）

通信

解決陝變的唯一途徑

編輯先生：

這幾天來我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民，無不因陝變而焦慮，痛惜，以冀蔣先生的安全歸來的。朋友中有幾個超然的學者，平日絕口不談政治，對於國內每次的政變，他們祇是一個冷靜的看客。閩變如此，粵變也然，可是這次西安消息的傳來，竟會使他們丟開書本，跑出研究室，足見蔣先生感人之深，與夫此次事變關係的重大。

事變至今天已經十日，總據各方面的消息，局勢還很混沌。我們姑且不談人民因物價騰貴，債券低落所受物質上的損失，精神上因焦慮、苦悶而損蝕的，四萬五千萬人民中，我想至少當有一萬萬人減輕體重在一磅以上。所以目前唯一的途徑——就是迅速以武力解決叛亂，不惜任何

犧牲！一切的調解與談判徒然費事。

這有三點理由可以提出的：

一、張學良在事變以前，似乎沒有同別種政治力量勾搭上，至多不過「暗送秋波」。可是時日一久，那就有一目成「的危險。何況國內的一些失意的黨派，不論他們的嚶嚶有三個或半打，總想打起旗幟，出賣口號，失意者與失意者每每容易合在一起。蠅蛆益多，病菌的傳播力益快，危害人民健康的程度也益深了。

二、中國的統一局面建立不久，野心者沒有滅絕，這是無可諱言的。陝變的局勢一有延長，這些口是心非，各懷鬼胎的軍閥和政客們，難保不與風作浪，另掉槍花；即不稱兵作亂，也有借端挾索的危險。甚或由統一回復到局

部的分裂，未必全是杞人之憂。

三、以空洞的抗敵口號來阻礙綏遠前線的真正抗敵，似乎天下人祇有張學良一個人最聰明，其餘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統統是傻瓜。其實張某這次的法螺吹得太不成調了，我敢相信有理智的中國人民，決沒有一個人受他的騙。不過我們試想站在風寒刺骨，西北荒原中的前線戰士，聽到主將被劫持的消息時是怎樣的一番心境？新聞紙上「痛哭失聲」的形容，我以為定不足以描寫戰士們內心的沉痛的！敵人在目前雖沒有明顯的動作，但在塞北影幕上出現的憧憧黑影，這幾天來已顯得很頻繁了！陝變的延長多少要影響抗敵軍事的行進，所以遲一分鐘解決陝變，就是多損失一分抗敵的力量。

這幾點是根據國內現實時勢的需要，我們不得不用武力來迅速解決叛亂。至于主張絕對用武力解決的原因也有幾種：

我們應當明白張學良的為人，根本談不上有政治信仰，政治主張，無非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所謂「父仇國恥」，祇是偶然的囁語。假使他也懂得倫理上的忠與孝，能作一點思考的，決不會鬧出這次太無理性的亂

子。現在縱使有騎虎難下之勢，這類人貪戀的是生命，實力，金錢，美人，為政治主張犧牲一切，他就不配有這個念頭。祇要兵臨城下，怕他不哀哀求饒！前天有一位先生談起平亂的方法，他說：「這次亂變要是由蔣先生自己來處置，他一定不作一聲，用重兵把西城包圍起來再說」。這見解我們應該認為天經地義，對付這類人除了用這類方法以外，找不出別的路可走。此其一。

張學良在叛變之初，他以為定有人來響應他，不料多日來全無動靜，甚至平時和蔣先生政見不同的人，也表示萬分的忿慨。這是出乎張某意料之外，當然要着慌，我們不利用這點弱點去迅速剷除，反而同他去論斤論兩，講價還價，豈非把他看得太高？你把他看得益高，他的架子越大，這樣事情就變做繁複不能痛快的解決了。此其二。

基于以上的理由和原因，除了迅速用武力解決此次叛變以外，在政府，在私人，都不容有絲毫的猶豫！

事變的結局現在雖未可知，這教訓我們應當像遺產一般的傳給子孫，永記毋忘！本來同樣的教訓在中國已受過不少，專就近代說，留了一個溥儀就有現在的偽「滿」，留了一個張學良又發生這次的陝變。「妥協便是自殺，姑

息足以養好」。我們應該如何珍重這兩句名言。

一二、二三、朱時人

書評

意外集

丁玲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二四〇頁。

這小小的一本意外收穫，却沒有令人失望。作者在自序裏聲明：這是她最不满意的一個集子。但是讀過松子，團聚，十一月二十三，我們倒覺得：經過風波的作者，觀察人生，更加深刻；描寫人生，亦更加細緻了。

在這裏，作者的筆調，並不缺少力量，雖然她沒有很明顯的在紙上表示她的意識。或許正因為她加深那冷酷而陰暗的氣氛，故而在讀者的心頭，反能影出更強烈的感動。藝術原是為人生的。但是小說家的成功，不在他對於人生的理論或批評的本身，倒是在於他如何的將那理論或批評，灌輸到讀衆的腦海裏，使其發生適當作用。小說家的藝術，是利用人們喜歡故事的心理，不著痕迹的使讀者的領略過他的故事，同時默認了那字裏行間所隱伏著的意義

與哲學。我們不能說這是空虛，貧乏。自莫泊桑以至屠格涅夫，那一班寫實派的小說家，對於人生，誰個沒有一種見解，一點意見？誰個沒有一顆熱烈的心？只是他們沒有像當今的辛克萊，把長篇的咀咒，議論、堆在紙上，做那牧師式的宣傳罷了。

我們以前也讚美這意外集的作者。一半固然是因為她的率真，她的大膽，和她的一團火似的意識。一半恐也因為在冰心，叔華，昌英，盧隱之間，她是比較的能夠抓住一點東西，而不僅是一個能寫文章的女人，或小孩而已。然而在韋護，母親，及其他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枝生澀的筆，粗粗的輪廓，和過度的火氣。到了這裏的三篇新創作，冷靜的作者，非但能夠保持着那藝術距離，而且很輕巧的把自然的背景與人物的活動，細細的分析了，而又溶和起來，打成一片。在幾個不同的局面之下，作者都

在表演那在生活的最後防綫上掙扎的人生。那十岡上的松子，棚戶裏的小姐，二十二號的楊太太，沒落了的小資產家庭；那雪地上的黃狗，黍田裏的涼風，焦黃了的旱煙管，枕邊的大雷雨，雖只是些零碎片斷，然而，這『一個攝影鏡頭，東照照，西照照』，洗出來的底片，倒非常的明晰，動看。無疑的在技巧上，作者是進步了。

但也有可保留的地方：作者所描摹的人物，似乎都還是白幕上的黑影子，線條並不怎樣清楚。也許作者就是要他們的影子吧！至于松子在瓜田的一幕，設局也有點過于離奇。陳伯祥原是一個立體素描，然而通篇缺少一點中心東西，這麻子的印象，恐也不能深滲的留在讀者的心頭。八

月生活寫一個印刷所的内景，好像也是很用心寫起的。然而，人的味兒太淡，物的味兒太濃，有點不平衡，使讀者引不起興趣。至於附錄部分，莎菲日記第二部與不算情書，都是很好的抒情小品，同時從這裏讀者更可以想像她的人格。楊媽的日記是沒有意思的。

濃濃的雨，雪，下個不停。灰色籠罩了南京城。從無線電傳來西安人的話，彷彿那雙城記的脚步聲音，如同萬馬奔馳的脚步聲音，真的快要降臨了。我們翻翻這本意外集。我們想那汽車輪底下無數的小三子。妃格念爾或是喬治生，聰慧的作者，將要如何的選擇呢？

（蘇茹，十一月，十八日。）

寄稿的人們

呂碩儒留日多年，深悉日本國情，曾為本刊寫文不少，想是不着再來詳細介紹的。

黃淑賢是中央大學的女同學，今年度國語演說比賽的冠軍，平時是非常用功的。

皮名舉是北京大學教授；雖然文學是他的專門，國際問題他也

非常的留心。

蘇茹譯了玲的意外集，在他那簡短的文辭與段落裏，確有相當深刻的致慮。

王季高，呂霞光……等的名字，讀者想必已見慣了，不盡甚麼介紹。

本刊第二十六期內容

西安事變……………陳性慈(一)
 所謂陣線外交……………張滙文(二)
 戰時中國農業問題……………張心一(五)
 一不愛江山愛美人……………王季高(三)
 論國民心理革命……………龍冠海(一五)
 興和縣在綏遠省之重要……………黃啓中(一九)
 春天裏的冬天(小說創作)……………呂霞光(二三)
 通信：農民的抗敵熱情……………吳倩亞(二七)
 書評：煉獄……………蘇茹(二六)

刊例	非是公論旬刊		價等第地	位全面半面四分之一
	普通	優等		
例刊	正文	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四十五元
	中間	(一)封面之裏面 (二)底封面之裏面	五十元	三十五元
	四十五元	二十五元	十五元	

附註：(一)廣告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樣之紙張排印。
 (二)銅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繪就樣，並
 酌收製版費。(三)專者廣告，須簽訂廣告契約。(四)欲
 知詳細情形請向南京珠江路廿二號本社廣告股接洽。遠
 地函詢即行奉復。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南京珠江路
 二十一二號

印刷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一六九八

淮北新浦聚安鹽號廣告

本號在淮北經營鹽業歷有年所鑒於晒掃之法未臻至善運銷之道頗欠適宜因力遵 明令提高鹽質務合衛生獨投鉅資廣置鹽田製晒務期改良產額尤貴充足取精用宏不遺餘力復於湘鄂贛皖豫蘇各省遍設分號每年銷額達百萬担固緣自產自運自銷乃能措置裕如推而裕國利民厚生亦即富強基礎久蒙各界讚許用並勉勉今擬除自運銷外并為代客辦運倘蒙 委託特別効勞此佈

本號電話掛號三九三二
 話號碼壹拾一號

華豐印刷鑄字所

最齊備之印刷材料工廠

承印中西書籍簿記表冊

第一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二八號 鑄字部電話二三五二八 承印部電話二一九四八
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第二支店	杭州青年路二號

發售 中西 鉛字 銅模 材料 卡片 油墨 印刷 機器

民間半月刊最近數期要目

衡山(孫伏園)唯一的出路(陳志濤)新興民衆學校運動之動向(陳大白)華北豬種飼養比較試驗工作(唐彙翹)如何劃一醫學基礎教育(陳志濤)從經濟建設充實鄉村學內容(馬子實)警管區制與新農村之建設(陳培元)民衆教育之遺產運動(陳大白)定縣三百表證農家中之一個實例(樊寶勤)定縣治蚜經驗(馬升岳)洛陽強迫造屋之新試驗(邢廣益)短期小學國語教學法(王澤民)非常時期民衆學校政策問題(陳大白)辦理區署的一點經驗與感想(凡澄)如何建設「新四川」(晏陽初)談「藥」——紀念魯迅先生(孫伏園)午後(趙水澄)一個漁翁(堵述初)酷師(席徵庸)安國博野保定參觀記(劉友聲)

現已出至第三卷第十三期，預定半月五角，全年八角，年內預定全年一份者，贈送「魯寧十月記」優待券一紙，定閱處北平石廟馬大街二十一號民間社。

文心印刷社

出品精良
定期不誤

地址：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

南京

中央飯店

——首都第一大飯店——

房屋宏壯 佈置完美
地點適中 交通便利
價格低廉 招待週到
新裝電梯 上下便捷

地址 南貢中山東路大行宮
電話總機 二二一一一轉接各部
有線無線電報掛號 六三三六

白下路

德昌祥棧紙號

文具紙張 印刷裝訂
表冊簿記 一應俱全

電話五二二二二一號